



经典小说坊

# 黑暗之心

HeiAn  
ZhiXin

著译

等倩等

(英) 康拉德  
(Joseph Conrad) 等  
李

只有西边天空的那片  
阴霾，笼罩着河流上游，  
每一分钟都变得愈发  
阴沉，仿佛被落日的临近  
激怒了似的。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经 / 典 / 小 / 说 / 坊

# 黑 暗 之 心

[英] 康拉德 (Joseph Conrad) 等 著

李倩等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黑暗之心 / (英) 康拉德 (Joseph Conrad) 等著 ;  
李倩等译 .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2018.8  
(经典小说坊)  
ISBN 978-7-5594-2300-9

I . ①黑… II . ①康… ②李… III .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世界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世界 IV . ①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0239 号

书 名 黑暗之心

---

著 者 (英) 康拉德 (Joseph Conrad) 等  
译 者 李倩等  
责任编辑 王 青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53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300-9  
定 价 48.00 元

---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 作者介绍

约瑟夫·特奥多·康拉德·科尔泽尼奥夫斯基，英国作家，1857年12月3日生于波兰。康拉德有二十余年的海上生涯，在此期间，他曾航行世界各地，积累了丰富的海上生活经验。康拉德最擅长写海洋冒险小说，有“海洋小说大师”之称。1886年加入英国籍。

- 查第格或命运 (法) 伏尔泰 等
- 当代英雄 (俄罗斯) 米哈依尔·尤利耶维奇·  
莱蒙托夫 等
- 生于前死于后 (英) 玛丽·雪莱 (Mary Shelley) 等
- 米佳的爱 (俄罗斯) 蒲宁 等
- 黑暗之心 (英) 康拉德 (Joseph Conrad) 等**
- 丛林猛兽 (美) 詹姆斯 (Henry James) 等
- 假面具 (法) 巴尔扎克 等
- 化身博士 (英)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等
- 伤感情调 (德) 施托姆 等
- 红帆 (苏) 格林 等
- 一个志怪故事 (德) 歌德 等
- 一颗简单的心 (法) 福楼拜 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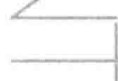
策划出品:  华东理工大学

责任编辑: 王 青

封面设计: 瀚墨丹青



目录



## 黑暗之心

1

只有西边天空的那片阴霾，笼罩着河流上游，每一分钟都变得愈发阴沉，仿佛被落日的临近激怒了似的。

## 第六病室

111

若您不怕被荨麻扎痛，请沿着狭窄的通向厢房的小径，看看内里玄机。

## 国王梦

177

为什么在炎热的季节，这种车厢里会抬出死人，而且一年四季都被人所瞧不起，原因就在这里。

## 马里奥和魔术师

221

与其说他们是为了息事宁人，不如说是为了做出裁决和维护原则。

## 动物庄园

267

他既不相信什么饲料会更充足，也不相信什么风车会节省劳力。他说，有没有风车无所谓，生活会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的，也就是说总有不如意之处。

## 黑暗之心

[英]约瑟夫·康拉德 著

李倩 译





“内莉号”巡航艇微微一晃抛下铁锚，帆都没颤动一下就稳稳地泊定了。河水已经涨潮，风也几乎平息了，既已准备开往河的下游，那它唯一可做的事就是停泊下来，等待回潮。

泰晤士河的入海口在我们面前铺展开，宛若一条没有尽头的水道的开端。远处，海天相连，浑然一体，波光粼粼的水面上，驳船随潮而来，晒成褐色的船帆稳稳地立着，夹在一簇簇尖尖的直竖着的红帆当中，清漆漆过的斜桁闪着亮光。低低的海岸笼罩在一片雾霭中，平坦地伸入大海，消失在水中。格雷夫德森上方的天色一片暗淡，远处更甚，仿佛凝成了一团惨淡的愁云，一动不动地覆盖着这座世界上最庞大、也最宏伟的城市。

公司的理事是我们的船长兼老板。他面向大海，伫立在船头，我们四个则满怀深情地注视着他的背影。这恐怕是整条河上最具海洋情调的一幅场景了。他看上去像个领航员，对于水手们来说，领航员乃是安全可靠的化身。我们觉得难以理解的是，他的工作竟然不在那片亮闪闪的海湾上，而是在他身后，在那阴暗笼罩的城市之中。

我已经在别处说过，是大海的纽带把我们维系在一起。它不仅在漫长的分离中使我们的心紧连在一起，还有一种作用，让我们能够容忍彼此的信口开河，甚至自以为是。律师，一个最好不过的老伙计，因为年高德劭，享用着甲板上唯一的一个靠垫，躺在仅有的一块毯子上。会计拿出了一盒多米诺骨牌，正用它们搭房子玩。马洛盘着腿坐在船尾，倚靠着后桅。他两颊深陷，面色发黄，脊背

挺直，一副苦行者的模样，而且双臂下垂，掌心外翻，颇像一尊神像。看到船锚钳得很牢，理事放了心，就朝船尾走过来，坐到我们中间。我们懒洋洋地交谈了几句，之后船上便陷入一片寂静。不知什么原因，我们没有开始玩骨牌，而是一个个若有所思，什么也不想做，只是安静地睁着眼看着。白日在一片安详的宁静和愉悦的光辉中走向终结。水面平静地泛着波光，天空万里无云，柔和而寥廓，泛着澄澈的天光；艾克塞斯沼泽地上的那层烟雾宛如轻盈闪亮的薄纱，从内陆的丛林高地上垂下来，把低低的海岸遮在它透明的褶皱里。只有西边天空的那片阴霾，笼罩着河流上游，每一分钟都变得愈发阴沉，仿佛被落日的临近激怒了似的。

终于，落日循着一条弧线，以难以觉察的速度缓缓沉了下去，耀眼的白光收敛起来，变成一团无光无热、混混沌沌的红球，仿佛在接触到那片笼罩着芸芸众生的阴霾时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突然间就要消失似的。

顷刻间，水面上也发生了变化，宁静的河流暗淡下来，更加深沉了。这条古老宽广的河流在白日将尽时平静地流淌着，千百年来，它为栖居在两岸的人们做了许多好事，此刻它伸展着身躯，显示着一条延伸到世界最遥远的尽头的航道的宁谧的威仪。我们注视着这条古老神圣的河流时，凭借的不是一个短暂白日所闪现的鲜艳光辉，因为它一闪即逝，去而不返，而是一种永恒不灭的记忆所发出的庄严之光。的确，对一个崇敬、热爱大海，并像常言说的“以海为生”的人来说，最容易引起的就是关于泰晤士河下游流域的怀古幽情。潮水涨涨落落，永不停歇，满载着人和船只的回忆，将他们送还回家或者送往海上的战场。所有这个国家为之自豪的人，从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到约翰·富兰克林爵士，它都认识并为之服务过。他们都是骑士，不管是否受封——都是伟大的海上

游侠。它运载过所有那些名字像珍珠般在时间的暗夜中熠熠生辉的船只——从满载着金银财宝归来、受到女王陛下亲自接见并由此结束其光辉历史的“金鹿号”，到远征海外，一去不返的“艾瑞巴斯号”和“恐怖号”。它认识这些船只和这些人们。他们从德普特夫德，从格林威治，从埃利斯起航——其中有冒险家也有朝圣者，有国王派遣的船只也有私人商船，有海军将领，有专做东方贸易的地下商贩，也有在“东印度舰队”服役的“将军”们。这些黄金猎取者和追名逐利者，都是由这条河流出去，他们手持利剑，而且往往也高举火炬，他们既是陆上强权的使者，又是圣火火花的散播传递者。有什么样的伟大的人和事没有随着这条河流的落潮沉入一个未知世界的神秘之中啊！……人类的梦想，共和国的种子，帝国的萌芽。

夕阳沉落，夜幕降临在河上，沿岸的灯火开始闪现。查普曼灯塔三角竖立在滩涂平地上，放射出强烈的光束。船只的灯光熙熙攘攘地在航道里来来往往。西边更远处的河的上游，那座庞然大物般的城市依然不祥地显现在天际，如同阳光下一片低覆的阴云，星空下一点苍白的闪光。

“这里，”马洛突然开口，“也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之一。”

他是我们这些人当中唯一一个仍然“以海为生”的家伙。关于他，能说的最坏一句话是：他并不代表他的阶级。他是个水手，但同时也是一个流浪者。因为大部分水手，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过着一种稳定不变的生活。他们的思想像长居在家的人那样安稳，他们的家总在他们身边——船，他们的祖国也总在他们身边——大海。船只之间是非常相似的，大海也总是同一个模样。在他们一成不变的环境中，异国的海岸，异族的脸孔，千变万化、无边无际的生活从他们身边飞掠而过，遮覆其上的并非一层神秘的面纱，而

是些许目空一切的无知，因为对于一个水手来说，除了大海本身之外，没有什么是神秘的——她是他们生命存在的主宰，如命运般神秘莫测。至于其他，工作结束后偶尔上岸溜达一次，或寻欢作乐一番，就足以揭开整片大陆的奥秘了，而且他们通常认为这个秘密并不值得去了解。水手们的信口开河都是直接明了的，全部的意义就像一只敲开的核桃，明明白白地摆在壳子里。但是马洛不是这类典型（如果撇开他信口开河的癖好不谈），对于他来说，一个故事的意义并非在其内部，如核桃仁藏在它的壳里，而是在外部，如灼热的白光耀出的烟雾，围绕在它的外面，彰显着它的含义。这情形也像朦胧的月晕，有时候只有借助月光的照射才能向我们显现。

他的话一点也不出人意料。马洛正是这种人。大家默然无语地听着，甚至没人愿意费劲咕哝一声。接着他开始说起来，语调非常缓慢——

“我在想着那些非常古老的年代，罗马人最初来到这儿的时候，一千九百年前——就像不久前的一天……从那时起，光才从这条河里显现——你们说骑士？是的；但是，这光就像旷野里流动的一团火焰，像云中划过的一道闪电。我们就活在这明灭不定的光里——但愿它能与天地同寿，永不熄灭。但是昨天这里还是一片黑暗。试想地中海里一艘精良的——你们叫它什么来着——三层桨座战船上的一名指挥官突然接到开往北方的命令时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情；他匆匆忙忙地穿过高卢地区，去指挥一条小船。如果我们可以相信书中所写的话，这种小船是由许多罗马军团的士兵制造的，他们定然同时也都是能工巧匠，一两个月就能造出上百艘。试想他来到这儿——这世界的尽头，大海是铅灰色，天空是烟灰色，一种如六角风琴般死板的船只——载着必需品或者有待交付的订货，或者随便什么货物，沿着这条河往上游驶去。沙堤，沼泽

地，森林，土著——简直没有一点文明人能吃的东西，除了泰晤士河的河水也没什么能喝的。这里没有费勒年葡萄酒，也无法上岸。荒野里零零星星地散落着几处军营，就像掉进干草捆里面的细针——还有寒冷，迷雾，风暴，疾病，流离失所以及死亡——死亡隐藏在空气里，在水中，在丛林里。在这里，他们定然如同苍蝇般死去。啊，是的，他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好，毫不怀疑，而且连想都不不想，或许只在过后吹嘘过他当时的经历。他们都算得上敢于直面黑暗的硬汉。也许他会倍受鼓舞地盯住一个不久后升迁到拉文纳舰队的机会，不过前提是他在罗马有些好朋友，并且还得在这恶劣的气候中生存下来。或者试想一个身穿长袍的年轻体面的罗马市民——或许玩骰子输得太多了，你们也知道——跟随着某位行政长官，或者收税官，甚至是一个商人，来到这里寻找发财的机会。他在一片沼泽中登陆，穿过森林，来到内陆的某个驿站，在那里感受到一种蛮荒气息，一种十足的蛮荒气息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那是森林中、热带密林中、野蛮人的心中跳动着的野性所构成的全部的神秘生活。他无法进入到这种神秘生活中去，不得不在这个他无法理解、而且令他憎恶的世界中活下去。然而这个世界又有一种能对他发挥作用的诱惑力。这诱惑力由极度的憎恶所引起——你知道，设想一下那与日俱增的悔恨，那逃跑的欲望，那无能为力的厌恶，那屈服，那仇恨。”

他停了一会儿。

“听着，”他又开始说了，一只胳膊从肘部抬起，掌心外翻，于是，再加上盘在前面的双腿，他的姿势就像是一个穿着欧洲服饰讲经的菩萨，只差一座莲台了——“听着，我们谁也不会有跟这相同的感受了。拯救了我们的是效率——是对效率的热衷，但是这些家伙也没什么了不起，真的。他们不是殖民者，他们的管理机构

只是一群乌合之众,我觉得仅此而已。他们是征服者,而当个征服者你所需要的仅仅是残酷的暴力——即使得到了,没什么值得炫耀的,因为你的强力只不过是在偶然情况下从他人的软弱中产生的罢了。为得到他们想要的,他们攫取一切可得之物。他们的这一行为是暴力的掠夺,是大规模的谋杀,而他们盲目地执行着——这对那些同黑暗打交道的人来说是非常合适的。征服这片土地,主要意味着从那些肤色与我们不同,或者鼻子比我们稍微塌一点的人手里夺走它。如果你十分仔细地去观察它一下的话,就会发现这事儿并不怎么漂亮。唯一能够补救它的是一种观念,一种隐藏在它背后的观念;不是一种情感上的借口,而是一种观念,以及一种对于这种观念的无私的信仰——一种可由你树立,并向其顶礼膜拜,为其贡献牺牲的东西……”

他突然停下不说了。点点火光在河里流动着,小小的绿光,红光,白光,互相追逐,超赶,合并,穿插着——然后又或缓慢或匆促地分开。夜越来越深,这座伟大城市的交通仍旧在这条不眠不休的河上进行着。我们观望着,耐心地等待着——除此之外,落潮之前我们别无他事可做;然而,长久的沉默之后,他才用一种含含糊糊的声音说:“我想你们这些家伙还记得我确实曾有一阵子当过内河水手。”这下我们知道,在潮水回落之前,我们命中注定,非得听马洛讲一段他的有头无尾的经历不可了。

“我不想使你们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感到困扰,”他开始说起来,但这句话显露他和许多讲故事的人一样有个弱点,他们似乎往往不清楚听众们最喜欢听什么。“要了解那段经历对我的影响,你们应该知道我是怎么到达那里,我看到了什么,我是如何沿着那条河流上行,到达我第一次遇见那个可怜家伙的地方的。那是航道上最远的一点,也是我人生经历的终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

段经历似乎照亮了关于我自己的一切——一直照入我的思想。它同时也相当阴暗——而且可怜——从任何方面都说不上离奇，也不怎么清晰。是的，不怎么清晰。然而，它似乎提供了某种启示。

“那时候，你们都记得，我是定期跑东方的——在印度洋，太平洋，中国海——一跑就是六年左右，刚刚回到伦敦。然后我就游手好闲起来，跑到你们几个家伙那儿去妨碍你们工作，闯进你们家里捣乱，简直就像担负了一项神圣的使命要去开化你们似的。这种日子短期内是很惬意的，但过了一阵子我就闲腻味了。于是我开始找船——我该找一份世上最艰难的工作，但是那些船甚至连考虑都没考虑一下就拒绝了我，这么一来，我也对找船这事儿感到厌倦了。

“我小时候对地图有一种狂热。我能盯着南美洲、非洲或者澳大利亚看好几个小时，沉迷在探险的种种荣耀之中。那时候世界地图上还有许多空白处，每当我在上面发现一处特别吸引人的地方（不过所有地方看起来都特别吸引人），我会把手指按在上面说，‘我长大了要去那里。’我记得北极就是其中一处。不过，我还没去过那里，现在也不想去。魔法消失了。其他的分散在两个半球的各个维度，其中的一些地方我已经去过了，并且……算了，我们不说这个了。然而，还是有一处——最大最空白的那一处，可以这么说——是我渴望到达的地方。

“诚然，到如今它已经不再是一片空白了。从我的童年时代起，它上面已经被填满了河流、湖泊以及各种地名。它不再是一块充满令人欣喜的神秘的空白——一块可供一个小男孩来大做其美梦的白色区域了。它已成了一块黑暗之地，但那块陆地上有一条大河，一条非常大的河，大得你可以在地图上看到，它就像一条展开的巨蛇，头在海中，身体安然不动地在一片广袤的陆地上蜿蜒伸

向远方，尾巴消失在陆地深处。当我在一家商店橱窗外面看到它的地图时，我就像被一条蛇诱惑住的小鸟——一只又傻又笨的小鸟一样，被这条河诱惑住了。这时，我想到了一个商行，一家在那条河上做生意的公司。该死！我心里想，那么大一片淡水水域，他们在那里做生意不可能不用某种船——汽船！我干嘛不去想办法搞一条来管管呢？我沿着舰队大街继续往前走，始终无法摆脱这个念头。这条蛇把我迷住了。

“很抱歉，我得承认，我开始麻烦他们了。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开端。我向来不习惯这样做，你们也知道。我一向是用我自己的腿走我自己的路，去我自己想去的地方。我自己都不相信我会这么做；但是——你们看——我不知怎么的就觉得自己必须不择手段地到那儿去。于是我便去麻烦他们。那些男人口里喊着‘我亲爱的朋友’，可是什么忙也不帮；然后——你们信不信——我就去找女人们。我，查理·马洛，利用女人——去为我找工作。天呐！你们瞧，这个念头就这样驱使着我。我有一个姨妈，一个亲爱的热心人。她写信说：‘我很乐意帮忙，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任何事都行。你的主意非常妙。我认识这个机构里一位大人物的夫人，还认识一位颇有影响力的先生。’等等。如果我喜欢的話，她便决心去大忙一场，好让我被任命为一条内河汽船的船长。

“当然，我得到了任命；而且很快就得到了，似乎是公司得到消息，说是他们的一个船长在和当地人的一场混战中被杀死了。这是我的运气，如此一来我更着急想去了。好几个月后，当我试图找回他的遗体时，才听说那场争吵最初是由一场关于母鸡的误会引起的。是的，就两只黑母鸡。弗里斯莱温——那家伙的名字，一个丹麦人——认为自己在交易中吃了亏，所以就跑到了岸上，拿了根棍子揍那个村长。哦，听到这些我一点儿都不觉得惊讶，尽管我



同时也被告知弗里斯莱温是所有两条腿走路的生物当中最温和、最文静的一个。毫无疑问，他的确是这样的人，但是他去那里从事这一崇高事业已经有好几年了，你知道，也许他终于觉得有必要采取某种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了，于是他就冷酷无情地殴打了那个老黑人；与此同时他的那群同胞们躲在一旁观看，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直到一个人——有人告诉我说是村长的儿子——听到他老父亲的惨叫，被逼急了，拿了根长矛，犹豫不决地刺向这个白人——当然很轻易地就从他两块肩胛骨之间穿过去了。然后所有的村民都逃进了森林当中，因为他们以为会有各种灾难降临；不过，与此同时，想必是在轮机手的带领下，弗里斯莱温的汽船也惊慌失措地逃离了。那之后，似乎没人为弗里斯莱温的遗体操过闲心，直到我到了那里，接替了他的位子。尽管如此，我却不能丢开这件事不管；但当我终于有机会和我这位前任相会的时候，他肋骨间长出的青草已经高得能够盖住他的遗骨了。整副骸骨都在那里。自从他倒地而亡之后，这堆超自然的存在物就没被动过。村庄已经被毁弃了，茅屋上面都是黑乎乎的裂缝，正在腐烂，歪歪斜斜地站在坍塌的围墙里面。毫无疑问，这里发生过一场灾难。居民全都消失了，强烈的恐惧把这些人——男人、女人以及孩子——赶进了丛林里面，一去不返。那些母鸡的命运如何，我同样不得而知。总之，我想它们应该是为这一进步事业献身了。不管怎么说，我正是通过这一光荣事件才获得任命的，那之前我完全没敢奢望能得到这份差事。

“我像疯了似的四处奔忙，做着准备，不到四十八个小时，我已经在横渡海峡，去面见我的雇主并签署合同了。短短几个小时后，我便到达了一座总是令我想到白色坟墓的城市。毫无疑问，此乃一种偏见。我没费什么工夫就找到了公司的办公驻地，那是城中